



同。山脉约有三公里长，有的地方大石头多，有的地方全是石壁；相同的是，一脚踏入柏林，满鼻满口全是柏的荃香，向阳的、背阴的，平缓处的、险绝处的，每一棵柏树都能让你最为真实地感受到生命力有多么的强大！

寺庙建在离山巅还有一截的地方，不知何年开始就成了一片发黄的废墟，没有人发现这个地方，没有人来考古，也就不知这座寺建于何年，也就不知这片柏林生植于何年。人们只能从那个和郁郁柏林一样不老的传说中去找寻。

传说中最早这山上只有两个和尚，一老一小。小和尚每天都去山里给马拔草，他发现山间的一个小凹坑上的草，头天拔了，第二天就长起来了。从此小和尚到山里就不用心拔草，反正他每天都能挑回一大捆让老和尚蛮高兴的青草。时间一长，老和尚觉得很有蹊跷，一日他悄悄跟在小和尚后面，看到了一切。随后老和尚一人来到这地方，他把凹坑刨开，结果什么也没有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只破碗，老和尚就把这只破碗拿回寺里喂鸡。当他将自己的拐杖伸进破碗里，给鸡指食时，破碗里一下生出来好几个小拐杖，老和尚顿悟，这是一个聚宝盆。

某年此地发生战乱，和尚们外出躲避，走时

老和尚偷偷将聚宝盆埋在山中。他怕再回来时找不见，就从寺门前那棵柏树上折了一枝，插在上面。老和尚又怕柏枝长大，以区别于那几棵柏树，遂将柏叶向左扭了几下。谁知，当战乱过去，老和尚再回来时，他傻了眼，漫山遍野已全成了郁郁青青的柏树，而且树纹全向左扭。能印证这个传说的是寺庙正殿前那株千年古柏，它的年龄最古，唯有它的树纹是顺纹。老柏树主干三四人方可合抱，内中不知何年朽空，庞大的枝冠凌空傲立于高峻的寺墙之上，千百年临风不折。忠实地陪伴老柏的还有它身后断壁残垣间那两只集满枯苔的石狮。据说香火最旺时，寺里要有一二百僧人，岁月无情，一切都随风而去，只有老树和石狮，千百年经历风霜雨雪，沐浴晨光星辉，谁也没有离开谁一步，忠贞地站守在这里。

十多年前曾登临此山，父老乡亲们说，你看这柏树怪不怪？寺外一棵也不长（寺界有破庙一块残碑作证，为明正统三年修复寺庙而立，近年才从古寺地下找到它）。这十多年，我又数次登山，柏林的界限仍未变，寺境内柏树无数，寺境外还是一棵没长起来。

西津寺的宝气，在冬天。洁白的雪花，映衬青青柏叶；清纯的雪水，滋养浓浓绿意，分外妖艳。

寒风从黄河上游的大峡谷吹来，连那残留枝头的枯叶都被一扫而去，山野苍黄，石山发白。就在这大地没有一点生机的时候，西津寺依然一片郁郁青青，若一幅巨型水彩画。但水彩画永远也画不出这份雄奇、壮丽！三九之时，一场鹅毛大雪飘落，看大河上下顿失滔滔……唯西津寺像镶嵌在九曲十八弯晋陕大峡谷的一颗绿宝石。📌

作者：马语，本名马建绪，中国作协会员，“陕西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”入选者。曾获老舍散文奖、入围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。